



前夜·阿霞

〔俄〕屠格涅夫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夜 阿 霞

(简写本)

〔俄〕屠格涅夫 著
阿 波 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前夜·阿霞

〔俄〕屠格涅夫著 阿波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5.6875印张 113千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900

书号：10173·362 定价：0.45元

译者的话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是一位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俄国社会的精神生活。他一生勤奋写作，写下了大量诗歌、剧本、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散文和书简，以收入十二大卷的《屠格涅夫全集》计，就约有六、七百万言。他的作品，表现手法简洁、朴素；刻画人物善于借助对照与反衬，性格鲜明。他是世界文学中的风景画大师，也是俄罗斯文学中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列宁在赞叹俄罗斯语言时，首先提到的便是他。

屠格涅夫生于俄国奥廖尔市。父亲是个破落贵族出身的退职军官；母亲是个残酷的农奴主，在姆岑斯克城附近的一个乡村里，有一座豪华的庄园。屠格涅夫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屠格涅夫亲眼看到母亲残酷地虐待农奴，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后来回忆说：“在我所生长的那个环境，打人、拧人、拳头、耳光等，简直是家常便饭……，我那时对农奴制就充满了憎恨。”屠格涅夫的教育，小时候由家庭教师照料；一八二七年全家迁居莫斯科后，起初他在私立寄宿学校读书，后来在家庭教师的辅导下修完了中学课程。一八三三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一八三四年，因全家又

迁居彼得堡，他便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历史系，于一八三七年毕业。一八三八年，他出国深造，在柏林大学主要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一八四一年回到莫斯科。一八四二年，他在彼得堡大学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使他没去当哲学教授，却成了一名作家。

一八四三年他发表了长诗《巴拉莎》，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后来他们之间建立了很深的友谊。一八四七——一八五一年他的第一部名著《猎人笔记》在进步刊物《现代人》上陆续发表。这部作品不但是农奴制的俄国农村的风俗画，也是对农奴制的控诉书，有力地配合了进步人士废除农奴制的斗争。作品包括二十四篇故事，所写的农奴都是有才干、有智慧、好学的人，使读者对他们的悲惨命运产生强烈的同情。沙皇政府对《猎人笔记》给农奴制带来的打击深感愤怒和恐惧，屠格涅夫因此被拘捕，被关押了一年零七个月。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他重新获得自由，一回到家，他便坐在一个亭子里写长篇小说《罗亭》。一八五六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问世，小说主人公罗亭是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罗亭的形象，说明了具有反农奴制思想的贵族知识分子，只有克服掉长于议论怯于行动的弱点，才能真正发挥进步作用。一八五九年，长篇小说《贵族之家》出版，也是写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碌碌无为的一生的遭遇。

屠格涅夫在写《罗亭》的时候，就在考虑一些新的主题。他想写一个俄国生活中的新典型。有一次，他从邻居的一个笔记本上，看到一个俄罗斯少女爱上了在莫斯科大学

读书的一位保加利亚革命家的故事，内容美丽而凄惨。屠格涅夫激动极了，他精心构思，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写成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前夜》（一八六〇年）。之后，屠格涅夫还发表了长篇小说《父与子》（一八六二年）、《烟》（一八六七年）、《处女地》（一八七七年）。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始，屠格涅夫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西欧度过的。他结交了许多著名的欧洲作家、艺术家，对俄国的文学也一直非常关注。他几乎每年都回俄国。他曾表示晚年要返回俄国，然而，一八八二年他的脊椎癌病发，终于不治。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在苦苦怀念祖国中客死异邦。遵照作家遗愿，他的遗体从法国运回彼得堡，葬在沃尔科伏叶公墓别林斯基的墓旁。出殡那天，送葬者成千上万，汇成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使沙皇政府深为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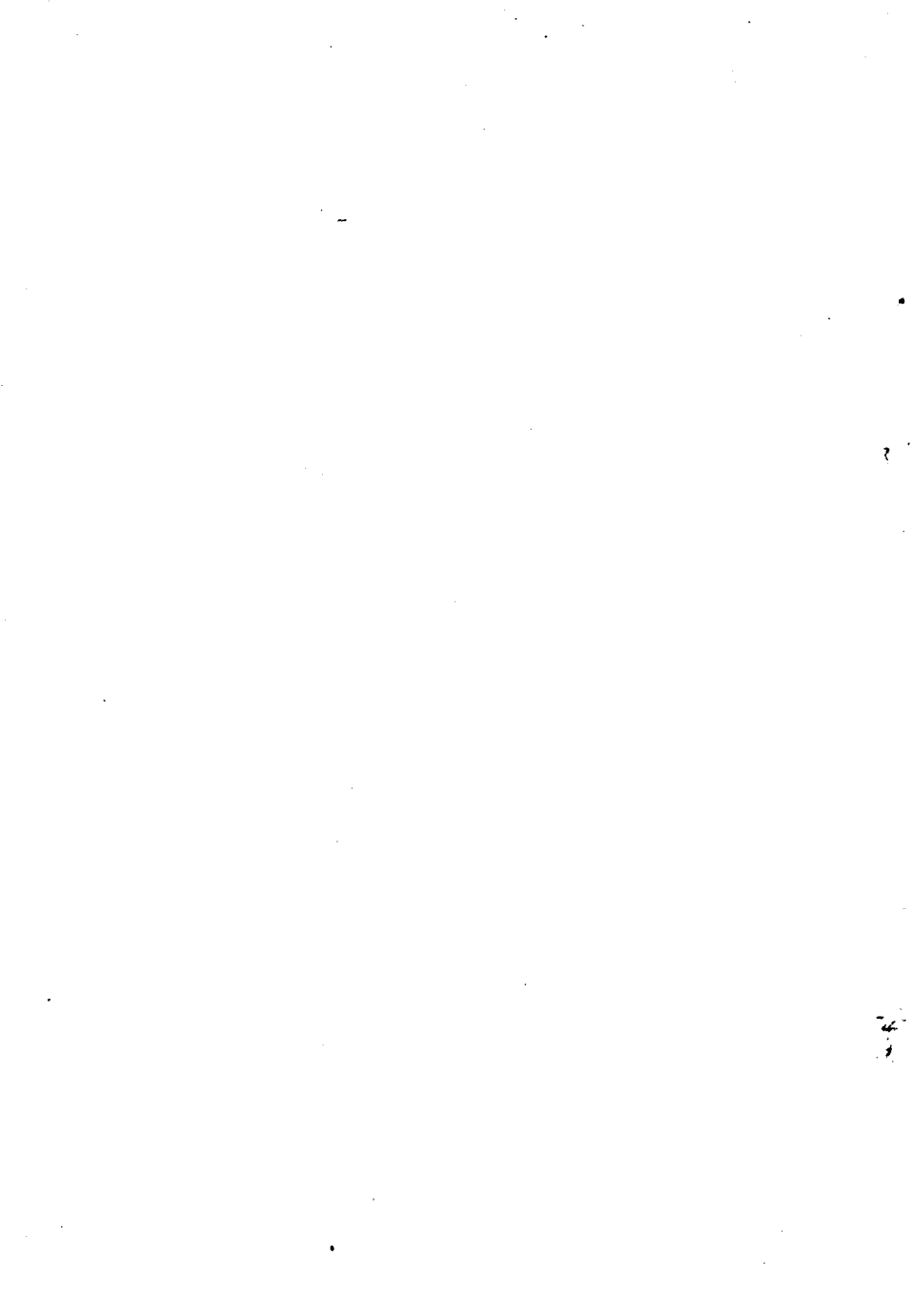
本书收入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和中篇小说《阿霞》，均为简写本。

《前夜》写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高涨的前夜，对俄国农奴制垮台前夕俄国出现的进步思潮，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小说通过主人公英沙罗夫和叶琳娜的形象，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对于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的迫切需要。英沙罗夫是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他的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解放自己的祖国保加利亚。叶琳娜是个热情、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俄罗斯姑娘。她同情受苦的人，憎恨地主阶级的浅薄、虚伪和庸俗。她抛弃了家庭和亲人，嫁给了英沙罗夫。当时由于克里米亚战争，在巴尔干掀起了反对土耳其奴

後的民族解放运动。叶琳娜跟着英沙罗夫去巴尔干，决心为解放保加利亚而献身。可是在路途上，英沙罗夫不幸病故。叶琳娜忠于自己的信仰，一个人出发到保加利亚去了。这部小说，在当时不但受到俄国读者的欢迎，也为保加利亚民主主义者所赞颂，他们争相阅读，从中吸取了革命力量。

中篇小说《阿霞》，从男主人公在爱情上的软弱无能，反映了俄国自由主义贵族对农奴制改革问题的软弱无能，结构严谨，刻画人物手法高超，同样体现了屠格涅夫的艺术风格。

前 夜



一八五三年夏天一个最炎热的日子里，在离昆错沃不远的莫斯科河畔，一棵高大的菩提树的树荫下，草地上躺着两个青年人。一个约莫二十三岁，个子高大，肤色黝黑，鼻子尖而略钩，高额头，宽阔的嘴唇上挂着矜持的微笑，正仰身躺着，他那双灰色的小眼睛稍稍眯缝着，沉思地凝望着远方，另一个趴在那里，双手托住长有一头淡黄卷发的脑袋，也正凝望着远方。他比他的同伴大三岁，却显得年轻得多，胡须刚长出一点儿，下巴上只有些卷曲的软毛。在他那容光焕发的、圆圆的小脸上，在那温柔的褐色眼睛里，在那噘着的美丽的小嘴和白皙的小手上，全有着一种可爱的孩子气和动人的优美。他全身都焕发出健康、幸福、愉快和青春的活力——无忧无虑、洋洋自得、娇生惯养和青春的魅力。他时而转动眼珠，时而微笑，时而偏脑袋，就象小孩子们明知别人爱看自己便故意撒娇似的。他穿着一件宽大的白上衣，细细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天蓝色的围巾，一顶揉皱的草帽扔在他近旁的草地上。

和他一比，他的同伴看起来象个老头，望着他那不灵活的身体，谁也不会想到他也在享受着生活，感受着喜悦。他笨拙地躺着，他那上宽下尖的大脑袋笨拙地长在细长的脖子

上，就连他的手，他那紧裹在短小的黑色常礼服里的身躯，他那象蜻蜓的前脚那样膝盖翘起的长腿，它们的姿态无不显得笨拙。尽管如此，却又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在他整个笨拙的身躯里，全都显出一种正派的痕迹，他那不仅不美而且有点可笑的面孔，却显露出一种惯于沉思和善良的神态，他名叫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别尔森涅夫；而他的同伴，那个浅黄头发的青年名叫巴维尔·雅可夫列维奇·舒宾。

“你为什么不像我这样趴着？”舒宾开始说，“那样舒服多了，特别是当你翘起双脚，把两只脚跟对着敲——就象这样。草地就在你鼻子底下；要是看风景看腻了，不妨看看大肚子瓢虫怎样沿着一根草茎爬行，或者看看蚂蚁在怎样奔忙。真的，这样好多了。你何必总摆出一副伪古典主义的架势，活象个芭蕾舞中的女演员，用臂肘支撑在硬纸板做的峭壁上。你要记住，你现在完全有休息的权利。以第三名毕业，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休息吧，老兄，别再紧张了，舒展舒展自己的筋骨吧！”

舒宾半慵懒半玩笑地从鼻子里哼出以上这番演说（娇养惯了的孩子们对给他们带来糖果的家里的朋友们就是这样讲话的），而没等听到回答，又继续说道：

“蚂蚁、甲虫和其它昆虫先生们，它们的那种惊人的严肃劲儿，带着那样傲慢的神情跑来跑去，就象它们的生命挺有价值似的，真使我感到震惊！得了吧！人作为万物之灵，尽管在观察着它们，可它们理也不理，甚至连小小的蚊子也会坐在万物之灵的鼻尖上，把万物之灵当作食物享用呢。这

真是绝大的侮辱。由此看来，它们的生命有哪一点不如我们的生命呢？既然我们可以妄自尊大，它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妄自尊大呢？喏，哲学家，帮我解答这个问题吧！你怎么不说话？呃？”

“什么？”别尔森涅夫怔了怔说。

“什么！”舒宾重复道，“你的朋友向你叙说深奥的思想，而你却没听见。”

“我在欣赏风景。瞧，这田野在阳光下发出多么灿烂的光辉！（别尔森涅夫说话有点大舌头。）

“那只是明丽的色彩罢了，”舒宾低声地说，“一句话，那是大自然！”

别尔森涅夫摇摇头。

“对这一切你应该比我更有所感触才对。这是你的本行：你是艺术家呀。”

“不，老兄。这可不是我的本行，”舒宾表示异议，并把帽子戴到了后脑勺上。“我是个屠夫，老兄。我只和肉打交道，塑着肉呀、肩膀呀、腿呀、胳膊呀，而这里并没有形态，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不完善的……你倒试试看，能捕捉到些什么呀！”

“不过这里面也有美啊，”别尔森涅夫说，“顺便说说，你那浮雕完成了吗？”

“哪一个？”

“《孩子与山羊》。”

“见鬼！见鬼！见鬼去吧！”舒宾拖长着声调喊道，“我只要看看真货色，看看古人的名作，就不由得把自己的

那块废料扔个粉碎。你指着大自然对我说：‘这里也有美色。’当然，哪儿都有美色，甚至就连你的鼻子也有美色，可你总不能把全部美色都追求遍吧？那些古人们并不追求美色；可是你瞧怎么着，美色会自己掉进他们的作品里，究竟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呢？真是天晓得，许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整个儿世界都是属于他们的，而我们的网就撒不了这么宽；简直办不到。我们只把钓鱼竿掷到一个小小的点上，然后守伺着。要是上了钩，那敢情好！要是不上钩……”

舒宾吐了吐舌头。

“得了罢，得了罢，”别尔森涅夫说，“这全是奇谈怪论。要是你对美色没有共鸣，不管你在哪儿遇见她，你不能处处爱她，那么她当然不会跑到你的艺术品当中去啦。倘若美丽的风景、美妙的音乐不能感动你的灵魂，我是想说，倘若你对它们不能产生共鸣……”

“啊，你真是个共鸣家！”舒宾贸然说道并为自己新发明的这个名词得意地笑了起来，而别尔森涅夫却又陷入了沉思之中。“不，老兄，”舒宾继续说道，“你是个聪明人、哲学家、莫斯科大学第三名毕业生，和你争论是可怕的，尤其是对于象我这样一个中途退学的大学生来说就更是如此，可是，我告诉你吧，除了我的艺术之外，我所爱的美色只在女人身上……在少女身上，就连这也还是近来才……”

他翻身仰卧，把双手枕在头下。

在沉默中度过了几分钟。正午酷热的寂静笼罩着沉睡的、容光焕发的大地。

“至于说到女人，”舒宾又开始说道，“为什么谁也不

管教管教那个斯塔霍夫呢？你在莫斯科见到过他吗？”

“没有。”

“这个老家伙简直发了疯，整天坐在他那奥古斯汀娜·赫利斯奇诺芙娜家里，无聊得要命，可还是坐在那里，傻乎乎地大眼瞪小眼……看着都叫人恶心。你去试试吧！上帝赐给了这个人怎样的一个家庭，可是，不，他偏偏要去找奥古斯汀娜·赫利斯奇诺芙娜！我从没见过有比她那副鸭子似的尊容更讨厌的东西！这些天我给她塑了个漫画像，是丹唐式的，倒真不赖。待会儿我给你看看。

“叶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胸像有进展吗？”别尔森涅夫问道。

“没有，老兄，还没什么进展。这张脸庞简直弄得我毫无办法。你瞧：那些精细、严肃、端正的线条，似乎不难画象。谁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象神话里的宝藏，可望而不可即。你注意到没有，她是怎样听人讲话的？脸上纹丝不动，只有眼神在不断变化，而整个脸庞也就跟着变化了。对于象我这样一个蹩脚的雕刻家又有什么办法呢？她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奇怪的人。”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

“是的，她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姑娘，”别尔森涅夫也这么说。

“可她竟是尼古拉·阿尔吉米耶维奇·斯塔霍夫的女儿！要说血统、族系，这又从哪儿说起呢？有趣的是，她正好是他的女儿，既象他又象她母亲安娜·华西里耶芙娜。我从心坎里尊敬安娜·华西里耶芙娜，她还是我的恩人呢；可是须知她是只母鸡。叶琳娜的这种灵魂是从哪儿得来的呢？”

是谁点燃了她那心灵之火？瞧，哲学家，这儿又给你提出了个课题！”

可是“哲学家”依然默不作答！一般说来，别尔森涅夫没有过分多言的毛病，他说起话来显得笨拙、嗫嚅，常常不必要地摊开双手；而在此刻，一种何等奇特的平静落到他的心头，那平静如慵倦似忧愁。经过了长久的艰苦工作，往往一天要工作很多小时，不久前他才搬到城外来。生活的悠闲自得、空气的清新、达到了既定目的的感觉、和朋友进行奇妙的、无拘无束的交谈、突然浮现的可爱的面影，所有这些印象虽然不同却又相似，在他心里融成一种总的情感，这种情感既使他宽慰，又使他激动，终于使他感到疲劳……他是个相当神经质的青年人。

菩提树下，凉爽而又寂静；苍蝇和蜜蜂飞到树荫下时，它们的嗡嗡声也似乎变得格外轻柔；碧绿的青草，不杂一点金黄，鲜洁可爱，一动不动地平铺着；修长的花茎象是中了魔法似的兀立着，毫不颤动；菩提树的矮枝上悬挂着一串串黄色的花，也静止着，象是死了的。一股幽香沁人心脾，使人不由得欣然作起深呼吸。远处，在河那边，直到地平线上，一切都灿烂辉煌；偶尔吹来一阵微风，被吹皱的平野显得更加灿烂；光辉的雾霭笼罩着大地。听不见鸟儿鸣啭；在酷热的正午，鸟儿不再歌唱；唯有纺织娘的唧唧叫声响遍四野；坐在荫凉里，静静地倾听这热烈的生命之歌，是很愉快的；它令人昏昏欲睡，并激起了人们的幻想。

“你发现没有，”别尔森涅夫突然开始说，一面用手势加强自己的语气，“大自然在我们心里能激起一种多么奇妙

的感情呀！在大自然里，一切都是那么完美，那么明朗，我的意思是说，一切都那么自满自足，我们理解它，也欣赏它，可是，同时，至少对我来说，它也往往使我感到一种不安，一种惶惑，甚至一种忧伤。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否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完美、自己的不明朗，或者是我们很少能象大自然那样感到满足，而另一方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所需要的，大自然却正好没有。

“嗯，”舒宾说，“我来告诉你吧，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个来由。你所描写的只是一个孤独的人的感觉，这个人并非在生活着，而只是在观望着。观望有什么用呢？生活起来，你自然就会变成一个好样的。不管你多么起劲地叩着大自然的门，它总归不会用清楚的语言回答你的，因为它是个哑巴。它能象弦那样发出音响或呻吟，但是，别想它会唱出一支歌来。唯有一颗活着的心，特别是女人的心，才会给你真切的回答。所以，我亲爱的朋友，我劝你还是给自己找个心上人吧，那时，你的一切苦恼、忧郁马上就会烟消云散啦。这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我们的‘需要’。你可知道，这种惶惑，这种忧郁，都不过是一种饥饿。只要把真正的食物填进胃里去，马上一切就不成问题啦。我的老兄，大胆去享受生活，这就成啦。再说，‘大自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它究竟有什么用呢？你听听：爱情……多么有力，多么热烈的字眼！而大自然……多么冷酷，多么学究气呀！（舒宾唱了起来：）‘万岁，玛丽亚·彼得罗芙娜！’哦，不，”他又说，“不是玛丽亚·彼得罗芙娜，反正全都一个样儿。你会了解我的。”

别尔森涅夫抬起身子，用两只手托住下巴颏。

“有什么可嘲笑的呢？”他说，并不望自己的同伴，“为什么要挖苦人呢？是的，你说得对：爱情是个伟大的字眼，是一种伟大的感情……不过，你说的是哪一种爱情呢？”

舒宾也抬起身来。

“哪一种爱情？只要有，哪种都行。我老实跟你说吧，依我看，根本不会有各种不同的爱情。如果你爱……”

“就得全心全意，”别尔森涅夫插嘴说。

“是的，这当然喽，心可不是苹果：它是不可分割的。既然你已经在爱，那就对啦，我可没有挖苦人的意思。现在我心里感到那样温柔，那样甜蜜……我只想解释一下，大自然为什么会对我们产生你所说的那种影响。因为它在我们的心里激起了爱的欲望，但又不能使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大自然只把我们轻轻地推向别的活人的怀抱，可我们却不理解它，还是一味期待从它那里寻求安慰。啊，安德烈，安德烈，瞧这太阳，这天空，有多美啊，我们周围的这一切有多美啊，可你却还在那里悲伤；如果此时此刻，你和自己心爱的女人手拉着手，如果那只手和那整个女人都是属于你的，如果你用她的眼睛去观察，不是用自己孤寂的心去感受，而是用她的心去感受——安德烈，那时大自然就不会使你感到忧郁和惶惑，你也就不会去欣赏大自然的美了；大自然自己就会欢乐起来，歌唱起来，它自己会来应和你的歌声，因为那时，你给大自然这个哑巴添了个舌头啦！”

舒宾一跃而起，来回走了两次，而别尔森涅夫低着头，